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御製文二集卷三十二

書事

己未歲我

太祖大破明師於薩爾滸山之戰書事

葢聞國之將興必有禎祥然禎祥之賜由乎

天而致

天之賜則由乎人予小子於己未歲我

太祖大破明師於薩爾滸之戰益信此理之不爽也爾時草𠗚開基篳路藍縷地之里未盈數千兵之衆弗滿數萬惟是

父子君臣同心合力師直為壯荷

天之龍用能破明二十萬之衆每覩

實錄未嘗不流涕動心思我

祖之勤勞而念當時諸臣之宣力也謹依

實錄敘述其事如左

已未二月明帝命楊鎬杜松劉綎等統兵二十萬號四十萬來攻左翼中路以杜松王宣趙夢麟張銓督兵六萬由渾河出撫順關右翼中路以李如柏賀世賢閻鳴泰督兵六萬由清河出鴉鶻關左翼北路以馬林麻巖潘宗顏督兵四萬由開原合葉赫兵出三岔口右翼南路以劉綎康應乾督兵四萬合朝鮮兵出寬甸口期並趨我興京三月朔我西路偵卒遥見火光馳告甫至而南路偵卒又以明兵逼境告我

太祖曰明兵之來信矣南路駐防之兵有五百即以此拒之明使我先見南路有兵者誘我兵而南也其由撫順關西來者必大兵急宜拒戰破此則他路兵不足患矣即於辰刻率大貝勒代善後封禮親王及衆貝勒大臣統城中兵出而令大貝勒前行時偵卒又以明兵出清河路來告大貝勒曰清河之界道途偪仄崎嶇兵未能驟至我兵惟先往撫順以逆敵兵遂過扎喀關與達爾漢侍衛扈爾漢後授三等子世職集兵以待

上之至時

四貝勒即我太宗文皇帝以祀事後至謂大貝勒曰界藩山上我築城夫役在焉山雖險倘明之將帥不惜士卒奮力攻之陷夫役奈何我兵宜急進以安夫役之心大貝勒等善是言下令軍士盡擐甲日過午至太蘭岡大貝勒及扈爾漢欲駐兵隱僻地以待敵

四貝勒艴然曰正宜耀兵列陣明示敵人壯我夫役士卒之膽俾并力以戰何故令兵立隱僻地耶已圖魯額

亦都後為一等大臣追封弘毅公曰貝勒之言是也我兵當堂堂正正以向敵人遂督兵赴界藩對明兵營列陣而待初衆貝勒兵未至我國防衛築城夫役之兵僅四百人伏薩爾滸谷口伺明總兵杜松王宣趙夢麟之兵過谷口將半尾擊之追至界藩渡口與築城夫役合據界藩山之吉林崖杜松結營薩爾滸山而自引兵圍吉林崖仰攻我兵我兵四百人率衆夫役下擊之一戰而斬明兵百人時我國衆貝勒甫至見明兵攻吉林崖者約二萬人

又一軍列薩爾滸山巔遥為聲勢四大貝勒與諸將議曰吉林崖巔有防衛夫役之兵四百人急增千人助之俾登山馳下衝擊而以右翼四旗兵夾攻之其薩爾滸山之兵則以左翼四旗兵當之遂遣兵千人往吉林崖

上至問四大貝勒破敵策四大貝勒具以前議告

上曰日暮矣且從汝等令分右翼四旗之二與左四旗兵合先破薩爾滸山所駐兵此兵破則界藩之衆自喪膽矣再令右二旗兵遥望界藩明軍俟我兵由吉林崖

馳下衝擊時并力以戰是時我國近都城之兵乘善馬者先至乘駑馬者後至其數十里外者尚未至於是合六旗兵進攻薩爾滸山明兵駐營列陣發鎗礮我兵仰而射之奮力衝擊不移時破其營壘死者相枕藉而所遣助吉林崖之兵自山馳下衝擊右二旗兵渡河直前夾擊明兵之在界藩山者短刃相接我兵縱横馳突無不一當百遂大破其衆明總兵杜松王宣趙夢麟等皆歿於陣横屍亘山野血流成渠其旗幟器械及士卒死

者蔽渾河而下如流澌馬追奔逐北二十餘里至碩欽
山時已昏軍士沿途搜勦者又無數是夜明總兵馬林
兵營於尚間崖濬壕嚴斥堠鳴金鼓自衛我兵見之乘
夜馳告於大貝勒翼旦大貝勒以三百餘騎馳往馬林兵
方拔營行見大貝勒兵至回兵結方營環營濬壕三匝
列火器俾習火器者立壕外繼列騎兵以俟又潘宗顏
一軍距西三里外營斐芬山大貝勒見之使人馳告於
上時我國遠路之兵亦陸續至與大貝勒兵合明左翼

中路後營遊擊龔念遂李希泌統步騎萬人駕大車持堅楯營於斡琿鄂謨地環營濬壕外列火器

上見之與

四貝勒率兵不滿千人分其半下馬步戰明兵發火器拒敵

四貝勒引騎兵奮勇衝入我步兵遂斫其車破其楯明兵又大敗龔念遂李希泌皆陣歿馬會大貝勒使人至知明兵已營尚間崖

上不待
四貝勒兵急引侍從四五人往日中至其地見明兵四
萬人布陣成列
上趣令我軍先據山巔向下搏擊衆兵方欲登山而馬
林營内之兵與壕外兵合
上曰是將與我戰也我兵且勿登山宜下馬步戰令大
貝勒往諭時左二旗兵下馬者方四五十人明兵已自
西突至大貝勒代善言於

上曰兵已進矣即怒馬迎戰直入其陣二貝勒阿敏三貝勒莽古爾泰與衆台吉等各鼓勇奮進兩軍摶戰遂敗明兵斬首捕鹵過當方戰時我六旗兵見之不及布列成陣人自為戰前後弗相待縱馬飛馳直偪明營明兵發鳥鎗巨礮我兵衝突縱擊飛矢利刃所向無前明兵不能支又大敗遁走我兵乘勝追擊明副將麻岩及大小將士皆陣沒總兵馬林僅以身免滅跡掃塵棄甬隴種尚間崖下河水為之盡赤

上復集軍士馳往斐芬山攻開原道潘宗顔兵令我兵之半下馬仰山而攻宗顔兵約萬人以楯遮蔽連發火器我兵突入摧其楯遂破之宗顔全軍盡没時葉赫貝勒錦台什布揚古欲助明與潘宗顔合其兵甫至開原中固城聞明兵敗大驚而遁是時我軍既擊破明二路兵

上乃收全軍至固勒班地方駐營而明總兵劉綎李如柏等由南路進者已近逼興京偵卒馳告

上遂命扈爾漢先率兵千人往禦翼旦
上復命二貝勒阿敏率兵二千繼之
上率衆貝勒大臣還軍至界藩行凱旋禮刲八牛祭纛
告
天大貝勒代善請曰吾先歸從二十騎微行探信祀畢
上徐來
上許諾三貝勒莽古爾泰亦相繼行
四貝勒馳至

上前請與俱往

上曰汝兄徼行往探汝隨吾後行

四貝勒曰兄獨往吾留此未安也遂亦行日暮大貝勒

回至興京入宮則

皇后内庭等見大貝勒至亟問禦敵策大貝勒曰撫順

開原二路敵兵已破誅戮且盡南來兵已遣將往禦我

待

父皇命當即往破之於是大貝勒復出城迎

上於大屯之野

上自界藩啟行至興京平明命大貝勒三貝勒

四貝勒統軍士禦劉綎而留兵四千於都城待李如柏

賀世賢等之兵初劉綎兵出寛甸進棟鄂路我居民避

匿深山茂林中劉綎悉焚其栅寨殺其羸弱佐領託保

額爾訥額赫率駐防五百人迎敵劉綎兵圍之數重額

爾訥額赫死之并傷我卒五十人託保引餘兵與扈爾

漢軍合扈爾漢伏兵山隘以待巳刻大貝勒及三貝勒

四貝勒引兵甫出瓦爾喀什窩集時劉綎所率精鋭二萬先遣萬人前掠將趨登阿布達哩岡布陣大貝勒欲引兵先登馳下擊之

四貝勒曰兄統大兵留此相機爲援吾先督兵登岡自上下擊之大貝勒曰善吾引左翼兵出其西汝引右翼兵登山俾將士下擊汝立後督視勿違吾言輒輕身入也

四貝勒遂率右翼兵往先引精騎三十人超出衆軍前

自山馳下奮擊之兵刃交接戰甚酣後軍隨至衝突而入大貝勒又率左翼兵自山之西至夾攻之明兵大潰四貝勒乘勝追擊與劉綎後隊兩營兵遇綎倉卒不及陣

四貝勒縱兵奮擊殲其兩營兵萬人劉綎戰死是時明海蓋道康應乾步兵合朝鮮兵營於富察之野其兵執筤筅長鎗被籐甲皮甲朝鮮兵被紙甲其冑以柳條為之火器層疊列待

四貝勒既破劉綎兵方駐軍衆貝勒皆至遂復督兵攻應乾明兵及朝鮮兵敵發火器忽大風驟作走石揚沙烟塵反撲敵營昏冥晝晦我軍乘之飛矢雨發又大破之其兵二萬人殲焉應乾遁去先是二貝勒阿敏扈爾漢前行遇明遊擊喬一琦兵擊敗之一琦收殘卒奔朝鮮都元帥姜功烈營時功烈據固拉庫崖衆貝勒復整兵逐一琦遂攻朝鮮營功烈知明兵敗大驚遂按兵偃旗幟遣通事執旗來告曰此來非吾願也昔倭侵我

國據我城郭奪我疆土急難之時賴明助我獲退倭兵令以報德之故奉調至此爾撫我我當歸附且我兵之在明行間者已被爾殺此營中皆高麗兵也明兵逃匿於我者止遊擊一人及所從軍士而已當執之以獻四大貝勒定議乃曰爾等降先令主將來否則必戰功烈復遣使來告曰吾若今夕即往恐軍亂逃竄其令副元帥先往宿貝勒營以示信詰朝吾率衆降遂盡執明兵擲於山下付我明遊擊喬一琦自縊死於是朝鮮副元

帥先詣衆貝勒降翼日姜功烈率兵五千下山降衆貝
勒宴勞之送功烈及所部將士先詣都城
上御殿朝鮮都元帥姜功烈及副元帥等匍匐謁見
上優以賓禮數賜宴厚遇之士卒悉留豢養四大貝勒
既殲南路明兵四萬人我軍駐三日籍其俘獲人馬輜
重鎧仗而還是役也明以傾國之兵雲集遼瀋又招合
朝鮮葉赫分路來侵五日之間悉被我軍誅滅其宿將
猛士暴骸骨於外士卒死者不啻十餘萬我軍邀

天佑助以少擊衆無不摧堅挫銳迅奏膚功策勲按籍我士卒僅損二百人自古克敵制勝未有若斯之神者也時明經畧楊鎬駐瀋陽聞三路兵敗大驚急檄總兵李如柏副將賀世賢等回兵如柏等自呼蘭路遁歸我哨兵二十人見之據山上鳴螺繫帽弓弰揮之作招集大兵狀已而呼譟下擊殺四十人獲馬五十匹明兵奪路而逃相蹂踐死者復千餘人庚寅大軍還至都城

上顧衆貝勒大臣曰明以二十萬衆號四十七萬分四

路并力來戰今我不踰時破之遂獲全勝各國聞之若謂我分兵拒敵則稱我兵衆若謂我往來勦殺則服我兵强傳聞四方孰不懾我軍威者哉嗚呼由是一戰而明之國勢益削我之武烈益揚遂乃克遼東取瀋陽王基開帝業定夫豈易乎允因我

太祖求是於

天復讐乎

祖同兄弟子姪之衆率股肱心膂之臣

親冒矢石授方畧一時
聖嗣賢臣抒勞效悃用成鴻勳我大清億萬年丕丕基
實肇乎此予小子披讀
實錄未甞不起敬起慕起悲媿未能及其時以承
訓抒力於行間馬上也夫我
祖如此勤勞所得之天下子若孫覩此戰蹟而不思所
以永
天命綿帝圖兢兢業業治國安民凜惟休惟恤之誡存

監夏監殷之心則亦非予子孫而已爾此予覩薩爾滸
之戰所由書事也此予因
實錄尊藏人弗易見而特書其事以示我大清億萬年
子孫臣庶期共勉以無忘
祖宗開創之艱難也

御製文二集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製文二集卷三十三至三十六

編修臣錢樾覆勘

武英殿纂修侍講學士臣吳璥

御製文二集卷三十三

書事

書中庸九經敬大臣義

中庸九經各具一事皆為天下國家者之要道敬大臣與尊賢其義似同而實不同其歸也原無不同葢尊賢者所以顯俊旁求以資啓沃至於敬大臣則所為敬大臣之職而非謂敬其人而已也且敬者誠也臣哉隣哉

作朕股肱耳目𢑱之所以敬大臣也敬者正也惟曁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高宗之所敬大臣也又敬者畏也霍氏之禍萌於驂乘又敬者尊也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以仰照依乎前二敬其職而得依乎後二敬其人而失則可知所謂敬大臣者敬其職而非其人矣敬其職則必求所以稱其職者而尊賢其可緩乎予故曰其歸也原無不同也

書夏僎尚書詳解費誓篇論淮夷徐戎事

嘗謂解經者不可以己意穿鑿見長欲出人頭地而反晦經義之本旨也如夏僎之尚書詳解其研精搜羅酌古準今用意不為不勤而瑕瑜各半政以欲為新奇中之其他姑弗具論如解費誓之淮夷徐戎不失之穿鑿哉蓋孔安國之傳固已有淮夷徐戎錯居九州秦始皇逐出之之語然引而未發僎則謂徐州淮浦中夏之地安得有戎夷似先王于此事有不及始皇能除害更泛論波及先王雖不能逐戎夷而能用周公始皇雖能逐

戎夷而不知逐趙高李斯雖寓鑒誡之意耶然于費誓經義有何關涉哉盖古時之中國幅員小後世之中國幅員大其非中國幅員以内之地則率以戎夷目之如禹貢之萊夷作牧孟子之舜東夷文王西夷之類不一而足豈其時東萊諸馮岐周亦有戎夷雜處乎宣王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或者其地近北狄闌入居之耳若夫淮浦徐州去邊外遠甚戎夷何所利而捨其故土來居之乎可知淮夷徐戎即其地之土著爾時或有跳梁梗

化者未為中國幅員以内之地故以戎夷目之耳即如春秋抑吴越與楚謂之蠻夷猶夏不但不可以例今之江浙湖廣即漢唐以来已無此論矣孔傳固已失之而夏僎以訛傳訛更枝其辭以為始皇能除害先王有不及而申其不憂中國有戎夷第憂朝廷無忠臣之説不已甚乎支離其辭而盩庢其義乎

書春秋元年春王正月事

春秋聖人尊王之經也元年春王正月開宗明義之第

一也解此者自三傳以至後儒其說充棟或致操戈無容置議然識聖人之深意者有幾乎王道熄而作春秋春秋魯之舊史也自隱公始則不得不書隱公元年而即繼之曰春王正月前史所無有也蓋言公之元年乃禀王之春王之正而得是非尊王之義乎且是言也于齊為九年于晉為二年衛鄭以下各為其年不可畫指數而總為平王之四十九年于斯時也世人將何以紀其年而知其歳乎是則聖人之書元年春王正月也者

其亦有感於斯乎行夏之時聖人之私議不能行於時言春王而不言王春月可改而春不可改亦隱寓夏之時與王之元所謂大一統足以一天下之心而不可任其紛有不能行之嘆矣茲為開宗始義乃貫春秋之本末而絕筆於獲麟蓋聖人之道在萬世即聖人之憂在萬世然則封建之説不惟不可行於後世知聖人亦未必以為宜然也

書洪咨夔春秋説論隱公作偽事

春秋以三傳為近古後世注疏家愈遠愈奇而愈不得其正即如不書隱公即位左氏謂攝盖引而未發似矣公羊以為桓貴則已失之惟穀梁一則謂成公志再則謂成人美終則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持論平正而不苛然三傳即能得聖人筆削之精義耶吾不敢信而後世操同室之戈炫獨出之見求勝人而反昧已比比是也如洪咨夔春秋說之論隱公直以作偽日拙吹求實已甚焉其言盖出於盧仝春秋摘微之緒論曰盧仝摘微隱越次

而立久不歸位外示攝而中實奪之故不書即位明春秋之由作也是書久佚惟宋杜諤春秋會議採其說今於永樂大典散篇内裒輯得之夫仝去三傳幾千百年而啓𡗝又去仝幾四百餘年拾人唾餘而以為自出已見此何能欺千載之公論乎謂之為責賢者備猶屬左袒耳

書明列代玉冊事

予於戊辰年奉葳歷代帝后像於南薰殿並弆勝朝列帝玉冊之貯於工部者於殿之西室其時究年少未問及於有冊而無寶也兹因一律重造

太廟冊寶告成因取明十三帝玉冊觀之並思其有冊無寶之故葢其冊多用條玉（四條湊成一板以繩穿之）此即玉檢金繩之遺義耶於是憬然悟曰此冊之所以存而寶之所以失也夫一板四條而又有穿成造時豈不費琢磨然析其條則為無用之物矣若其玉寶則固囫圇一物磨去其字仍然一寶改製他器隨意可成且宋元近代其冊寶胥不見於世亦可徵也而明末經流賊之變蹂躪兵燹遷其重器寶失而冊存其理固然夫何疑之有葢

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歷觀諸史開創者多賢或一二世或二三世即有不常厥德以致失其祖宗之業者此非

天使之亡實自取其亡也宗器固重而九有萬民其重於宗器奚啻倍蓰未有失民心而能保其宗器者也而獨於宗器中計其歷久不失斯亦小矣奈何不敬奈何不慎是則予之弆徹出之

冊寶於

陪京之
太廟者其亦有深意耶予之子孫以至百世雲仍亦以
予慄慄危懼之心為心而敬
天愛民以凛難諶其庶幾乎其庶幾乎

書史記冒頓髙后事

冒頓寖驕遺書髙后云云是直以髙為妻也髙后大怒
欲發兵猶有生人之氣也樊噲請十萬兵横行匈奴中
是知主辱臣死之義也而季布乃曰噲可斬且咄咄舉

平城事夫平城直高祖受冐頓欺耳其譬可弗報茲冐頓嫚高后之言可聞諸耳乎高后雖牝雞耶已儼然漢之主矣主受辱而其臣腆顔亦受之不為怪是漢為無人矣雖不反戈向之可乎而布以噲為可斬豈自忘少年一諾任俠之氣哉且其言曰夷狄譬如禽獸審如是是以其主為禽獸之妃矣而年老氣衰與邑無罪等語豈中國之君所以答外夷之君之語直無生人之氣者矣後世讀史者率是季布而非樊噲懼其啟邊釁也然

因懼而受外侮喪師亡國者多矣嗚呼樊噲果非哉季布果是哉

雜著

讀韓子

韓非著說難其於人情世態亦既知之悉而言之詳矣而其所稱周文王晉文公之結韈結屨何其謬之甚哉韈屨之有帶古制姑弗論而文王文公之事如出一轍一之為甚再何堪焉夫伐與戰嚴裝時也臨陣而帶繫

解已屬烏有之事而二君者方且周旋道古以為無可使結帶之人則一國之臣孰非先君之臣乎上者中者固不必其下者亦不敢使則二君之於其國竟無一人可使執賤役者將厠牏浣滌亦皆自親之乎夫重士理也重士而失之諭文公之譎或偶為之孰謂文王之聖而為是乎予故斥其謬之甚而明示重士之有常經也

讀周易枯楊生稊辨詁

易大過之九二曰枯楊生稊王弼注云楊之秀也孔穎

達謂枯槁之楊更生少壯之稊取象顯而易見陸德明經典釋文從之考夏小正云正月柳稊稊也者發孚也戴德自釋其文確然可信足與弼注相發明且徵獨王孔之說為然也唐以前諸儒講易者莫不然即鄭康成書作荑而解為木更生虞翻詁作稺而解為楊葉未舒辭雖小異義實不相遠也惟朱子本義以稊為梯且訓為根謂榮於下者其說本之程傳而程子則舉劉琨勸進表發繁華於枯荑為證夫琨信筆為文無與易理然

亦未明言根義而荑之訓又為草琨所謂枯荑安知非在彼而不在此其不足據審矣程朱之意不過以卦體二爻初陰在下遂以為下生根稊而於五爻老陰在上則以為上生華秀夫以二之比初為老夫得女妻五之比六為老婦得士夫可也若拘上下爻之象以根稊華秀分上下爻而言則不可朱子不又云乎榮於下則生於上既曰生於上非秀而何矧植物之性其生莫不由根而幹而枝而芽蘖若舍稊秀而專言稊且訓為根則

所云生於上者曷所指乎攷之朱震河上易傳曰二變而與初二成艮巽木在土下根也枯楊有根則其稊秀出稊稱出楊之秀也震未甞不兼言根而引而至於稊則較程朱之説為賅舉矣間甞綜爻象之辭而覆按之生稊必當以鄭注為正蓋陽雖過而濟以隂故能成生發之功譬猶枯楊之生稊始乎秀而具生生不已之象猶老夫得女妻之過以相與也故无不利也五爻生華直當作華絮解陸佃埤雅云柳華一名絮是其義矣蓋

楊而至於華絮其生意已過自此以往將就衰落故不可久也亦猶老婦得士夫之可醜也則以象辭釋文辭其義自合即以卦體釋文象亦無弗合又何必泥程朱之曲解為稊乎但稊之為字雖今時所行大戴禮亦從木然詁解無異義或出刋寫之譌而張參五經文字則列稊於禾部唐國子學石經本漢鴻都之遺最為近古木旁之梯則說文廣韻並訓木階與發榮義無涉亦不可以不正

欽定四庫全書

御製文二集卷三十四

雜著

讀歐陽修縱囚論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修身若何忠孝而已矣唐太宗要父以叛君殺兄以逼父忠孝之道泯矣自知無以取譽於後世故即位之後於凡好名之事無所不為人之言曰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此雖矯

枉之論然在人臣或猶可而在人君則斷斷不可盖名者實之末而君者臣之率天下之情偽萬變而總不出於為名為上者竭誠以感下猶懼弗當而顧先率以從其末幾何其不喪其實而失為君之道哉太宗好名之事不一而足向於樂善堂集曾論及之而莫過於縱囚之特甚歐陽修作縱囚論而評之曰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来乎是上下交相賊

以成此名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哉太宗設詐沽譽此數語足以抉其隱微矣既又斷之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致脩之此語盖以闢太宗之為詐耳而未免失之以辭害義盖縱而來歸殺之無赦則再縱者豈肯復來乎是畧託於存信義者被殺而怙終不悛者反得生有是理乎雖然三百人衆矣豈皆能為君子之所難而無一二求倖免者太宗多術人也意彼時必有以密示司理期三百人

以必来而必免茍其不来必大索天下而誅之且及其父母妻子夫三百人者原在此域中也其敢不来以冀倖免而不来以累及其父母妻子乎史官無識未求其詳而載之反以為盛德之感有識者觀之實不值一噱之兒戱耳而歐氏猶以可偶一為之予以為即偶一為之亦不可

讀嚴光傳

予讀東漢逸民傳至嚴光所以對光武及以足加帝腹

太史奏客星犯帝座云云不覺听然失笑曰甚矣范曄之誕也夫光武之好賢與光之高尚所為各盡其道足以風勵千古矣即光所對尚可謂不愧泥塗軒冕之志至於以足加帝則可信其必無孟子不云乎居移氣養移體光武既為帝矣親近故人論道累日足矣何至共相偃卧即偶爾偃卧亦何至以足加帝腹假使誠有其事又何至動星象此不待辯而可知其誣也且建武時朱浮許淑等皆上書言歷不正當改更爾時治歷者非

太史氏乎以晦朔可考之事尚至於舛又何能知星象之幻眇哉吾意即偶有之必太史氏者廉知其事飾奏動星象以神已之精於推測夫推測之甚流而為讖緯光武固好讖緯者也遂不覺墮其術中耳雖然為帝者當以禮自律帝即重光安車賜還山中禮也命有司歲時存問禮也賚以金帛禮也至於與光共偃卧則非禮也究以范曄好奇誕妄記為是

讀韓昌黎雜說

昌黎雜說凡四首餘姑弗論其第二篇論善醫善計者之察脈理審紀綱而歸要於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所以告後世以憂盛危明三致意焉予向選文醇固已申論其義而題之殿壁矣養心殿東暖閣書此二語為聯獨所云不恃天下之安危而察紀綱之理亂二語所謂盡美而有未盡善昌黎蓋未之深思也夫人之生死固不關肥瘠而關乎脈天下之安危豈得謂不關紀綱之理亂哉自古及今未有紀綱理而天下不安者亦未有紀綱亂而天

下不危者安危紀綱理亂呼吸相通豈若皮膚之肥瘠不關脉之病否所可同日而語者乎至若周過其歷秦不及期秦之傾固因紀綱亡而周雖未傾王若綴旒亦尚何紀綱之可存而謂彼時天下不危得乎昌黎之意盖猶以封建為辟不知今古異宜漢明封建或致危唐宋不封建亦苟安盖紀綱在人主一心一念敬即紀綱理一念怠即紀綱亂天下之安危於是乎繫而豈繫衆建諸侯之云乎昌黎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予故叙而論

之

讀蘇軾范增論

蘇軾著范增論而引史記之言曰漢用陳平計間疎楚君臣云云夫軾達理識時務之人也陳平他計固多奇茲不具論若夫始進太牢繼持去以惡食進以為待亞父項王使者厚薄之異此直誑嬰兒稚子之為而謂項王即信以疑范增有是理乎夫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軾固言之矣豈不以疑增之本伏於是哉不用其言

而叙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又痛快言之此非達理識時務之人不能及此則引陳平之事軾將信之乎抑不信之而漫舉以申已說乎夫不合理之事則申已說以斥其非可也而軾也猶為兩可之說於其間則學不如軾而為史遷所誤者益不足恠矣

讀後漢書明德馬后傳

予讀明德馬后傳嘉其不肯封外戚而不解肅宗之必欲封外戚以為盡孝之何謂又不解封侯誠舊典則不

過加一爵禄儘可不令干預朝政而馬后之一再苦辭若有不可終日者之何謂及讀帝終封舅而馬后云何意老志復不從萬年之日長恨矣不覺廢書長歎歎范曄之但知章馬后之賢而不計肅宗之將置身於何地也夫馬后之為此言出於誠耶則子以封舅求悅何忍出此言出於不誠耶則前此之二詔皆不可信矣且肅宗封舅誠孝之小節然亦欲悅其親而已耳使其親死而齎恨不孝之大者肅宗亦何過而忍被之以此名哉

宫闈之語外間何由傳之此實賸不知大義阿所好而不覺其言之過當背理耳又馬后身衣大練節儉尚矣傳中所稱賜諸貴人各白越三千端雜帛二千匹黄金十斤賜廣平鉅鹿樂成王各錢五百萬此又何来節儉者固如是乎豈但知一身之麤衣糲食而揮霍自如遂得謂之節儉乎外家車如流水馬如遊龍后固自言之其家僦時亦能早如是乎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周時已然而況人心日漓寖淫而至於兩漢六朝乎

讀公羊

公羊於隱公之何以不言即位也曰成公意也既又申其義曰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夫成公意是矣而以長不以賢以貴不以長之說實甚謬盖以貴不以長或者袪諸孽覬覦之心猶託於各安其分之義至於以長不以賢則均貴也均貴則擇賢棄不肖有何不可而亦必為之防微杜漸曰以長不以賢乎且啓賢而賤辛貴而不肖立辛而商以亡是非萬世之炯鑒乎

余以為棄辛之貴而立啟之賤猶不至於屋商之社夫商之宗祀不絕與棄貴而立賤其是非輕重必有能辨之者知此則公羊之説之謬不亦章章明甚哉而劉頌引其言以為事情之不可易者識見庸愚固不屑再闢矣且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堯舜禹傳賢傳子之事韓愈論之詳矣夫與賢之説後世固不可行顧於諸子中獨不可擇賢而與之必拘於以長以貴之小節而不為天下萬世擇賢君而立之是直以祖宗社稷為

輕而以已妻媵娣為重千金之家有所不可而况天下萬民之大乎或曰後世嬖幸妾而立少子以致敗國亡家者亦有之矣不若守公羊之言為無患雖然嬖幸而立少十未必有其一二不擇賢而守分將十必居其十審是言則公羊之説為宜從乎為不宜從乎

讀劉昆傳

後漢書儒林傳載劉昆為弘農太守仁化大行嵴驛道向多虎皆負子渡河云云夫虎猛獸也葳林藪逐鹿豕

以養其生虎之知止於此而已餘非所知也太守仁政祗能施之民而民豈能向虎告之虎又豈能廉於民以悉之而又推太守之意不傷民而去之且一一負其子以行哉蓋范滂紀此不過欲揚劉昆之美耳無識者或信以為實有識者必斥其非並劉昆之善政亦疑為阿好過須是欲揚其美反致傷其實矣然范滂之為此蓋亦有本彼見禮記孔子過泰山有苛政猛於虎之言故創為新奇之語以褒昆而不自覺其謬禮記出漢儒語

多踳駁未必盡皆孔子之言即所云苛政猛於虎尚為指物喻政不失為正而虎知太守仁政相率負子渡河而去則必無其事也葢人聚則地闢地闢則獸遠此不易之理令之泰岱峭𡸣何並無一虎不啻此也天下郡縣其有虎者千百之一耳餘盡無虎豈為其地守土之人皆如劉昆之賢而虎皆避去哉是又不必絮辯而可證范曄之謬者

讀韓非子

昔韓非述管仲之對桓公曰知臣莫如君知子莫如父斯言也予以為非是夫自古及今多有以此言為然者而余以為非是者何盖其君若父果賢耶自能知之而亦無待其臣子及他人之頌使其不賢不能知在他人則是不闗已之謬賛以害人家國設為臣子者亦如是言則是內懷怨懟而仍陷其君若父於不知也即以桓公屢舉鮑叔牙數人而管仲皆以為不可是果知臣乎桀之於闗龍逢紂之於王子比干亦猶是也瞽瞍之於

舜獻公之於申生是果知子乎其類此者不可屈數余故以為非是盖不近情之論聽之似是而折衷於理其刺謬不通若是者亦多矣且君子立言將以為萬世法程而不可逞一已之私智以欺世盜名也言治之書莫如典謨一則曰在知人再則曰惟帝其難之使世之為君為父者皆曰我已知臣我已知子誤知子者其害猶不過一家誤知臣者其害將及國與天下是誰作之俑哉夫自以為不知者或可勉以至有知之日而自以為已

知者吾知其為終於不知而已矣

欽定四庫全書

御製文二集卷三十五

雜著

讀伯夷列傳

夷齊不食周粟蓋謂義不仕周受祿貧餓以終其身而死耳自司馬遷有采薇食之遂餓死首陽山之言而譙周古史考遂舉野婦之語以實之後世率謂夷齊果不食而餓餧以死夫夷齊大節固在不仕周而不在死與

不死也而遷乃更舉顔淵盜跖之事謂天之報施善惡有或爽者夷齊之死有或怨者此則大謬而不可以不辨也葢窮通壽夭人事之適然而善惡邪正天道之至公千載之下以夷齊顔淵為何如人以盜跖為何如人則夷齊之死固不怨使其怨當早食周粟而求生矣殺身成仁者豈皆怨乎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遷實未知此耳彼其犯國法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憤懣不堪怨天尤人謬論天道之是非是以遷之心為夷齊之心而夷

齊必不若是也余故以為大謬而不可以不辨也

讀金史

遼金元三史人地名音譯訛舛鄙陋失實者多因命儒臣按同文韻統例概行更錄蓋正其字弗易其文以史者所以傳信示公不可以意改也茲閱所進金史見其中文法乃多有未當者如稱元兵為大兵大軍以元臣修金史理固宜然而於大兵大軍等句下或接稱上或稱朝廷則又皆叙金朝事畧無界限分別使淺學者覼

之錢不能辨其為何代語是乃文義不佳之故然此猶小疵非若人地名之謬誤宜改仍其舊可也至若崔立傳贊云其志方且要求劉豫之事我大朝豈肯效尤金人者乎金俘人之主帝人之臣百年之後遂啟崔立之狂謀以成青城之烈禍云云直是痛加詆斥實為非體夫一代之史期於傳信若逞弄筆鋒輕貶勝國則千秋萬世之史皆不足信是則有關於世道人心者甚大推之明修元史類此者應亦不少然史書流傳已久難以釐

正亦不得不仍其舊若我本朝修明史於當時賢奸善惡皆據事直書即各篇論贊亦皆覈實立言不輕為軒輕誠以作史乃千秋萬世之定論而非一人一時之私言予向命纂通鑑輯覽於明神宗以後仍大書明代紀年而於本朝定鼎燕京之初尚存福王年號此實大公至正可以垂示天下後世豈若元托克托等之承修金史妄毁金朝者之狃於私智小見所可同日語哉書此以揭重刊金史之首抑亦有慨於前而所以深誡於後

也

讀左傳季文子出莒僕

季文子出莒僕是也而左氏有過辭然魯之襄仲獨非僕之類乎其事即接襄公之立不聞文子有討賊之誅何獨嚴於僕而恕於仲乎且僂數元愷四凶謂堯不能舉賢而舜舉之堯不能去惡而舜去之審如是則堯何以為巍巍蕩蕩則天之大聖乎蓋其賢其惡或者當堯之時尚未甚彰而其舉其去亦因之而有所待千載之

下豈可輕議哉況舜之協帝皆出堯之所授則舜之所舉即堯之所舉舜之所去即堯之所去耳卯明博於紀事但逞其文藻而昧於知理讀其文者斥其浮誇資其强識而於是非去取之閒斷之以理可也

讀孟子滕文公章句下

陳代欲守小節以見諸侯而舉枉尺直尋之喻孟子闢之是也然所稱王良之事余不能無溫公之疑焉獵與戰其不可以車行余既於詠御之詩論之矣北人言舟

南人言馬必不能得其款要章章甚明馳射之事自應屬北方射生手令即使北方射生善操弓挾矢立之車中將見顛簸支屈不能命中吾恐其皆爲嬖奚之終日而不獲一禽而謂南方之人能之乎且馳之者在御而射之者在人御者即範其馳驅而射者不中御者亦無如之何也御者範馳驅而射者即屢中無是理也且羿與由基世所謂善射者也使王良範馳驅以御皆一朝而獲十馬亦得謂之君子乎或曰古者禽獸多而疆界

平故可以車獵何言之甚哉且恨御之道不傳而世無王良也若然今之南苑即所謂禽獸多而疆界平吾將試之其不可行立見矣嗚呼是果無王良乎是果無王良其事乎

讀宗澤忠簡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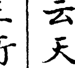
偶閱宗澤忠簡集愛其乞回鑾諸疏不忍釋手既終卷乃知章凡二十四上而高宗漠然也夫南渡去今六百餘年讀其疏者未嘗不嘉其血誠賞其卓識歎其孤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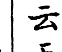
欲為墮淚而彼時為之君者聽宵小深入之言懷優游苟安之計屏之而弗顧是尚得為有人心者哉以致捐中原棄赤子謬曰我終能延趙氏一脈於餘杭嗚呼人而至此是誠不知有五倫之事而天良喪盡者矣雖汪黃謬論有以惑之使高宗無偏安之心有必為之志亦焉能動聽則後之秦檜倡和議而稱一德亦必有以早窺其心曲也或曰宗澤之心雖誠以彼時南北之勢較之金源之釁其真可秉河北之民之心其真可信乎則

興復之舉固未易言也曰然復讐其要也興復其次也不共戴天不反兵高宗於此葢兩兼之矣徒跳以從不顧一已之成敗利鈍可也而居臨安翫湖山稱姪於讐以徒得歸葬之骸骨是誠何人哉嘗謂人君者天之子也俗云子雖不肖父不可不慈子則謂天之於天之子子雖不肖父不忍不慈遠固不可枚舉近則於宋元明見之矣元得統甫八十年立國之模無足比數若宋南渡以後有

明正嘉以旋其綱紀陵夷政事叢脞早應滅亡而不即亡者豈非

天父有不忍不慈之心而尚為之苟延其世以待其悛改乎然此不可恃也大君者父母之宗子而黎元者均之一家内之人也今持家者苟不顧一家之人使之顛連而無告則其父母未有不怒怒而教教而不改其父母亦必有以處之矣為君者之於民亦猶是也嗚呼可不慎哉可不懼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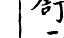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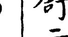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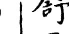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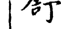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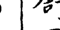











讀歸有光易圖論

有光以為易圖非伏羲之書乃邵子之學似矣然知其一未知其二有光不云乎八卦盡天地萬物之理後之人苟以一說求之無所不通納甲飛伏卜數隻偶之類皆可以易言既如是則伏羲之卦何嘗不具圖之義第不可以圖謂足盡卦之理可耳余謂易以傳天道董仲舒云天不變道亦不變則可知易亦不變或曰交易變易正所謂變安得謂不變曰亦觀之天而已四時行焉

百物生焉一日而周三百六十五度其至變之中不變者存焉道如是易亦如是又誰能為圖以概之有光益有見於圖之局但語焉而未詳耳朱子恐人求易於虛無神竒而反失實理故定為卜筮之書而每卦每爻皆注之以占之者云云審如是則江西持筒賣卜者皆可以言易矣其然豈其然乎

讀王應麟困學紀聞

應麟博學多聞著書頗富而議論皆出於正是編乃隨

筆考訂理融辭達其說經具有淵源深合內聖外王之
旨偶披說易卷於凡修辭立誠陽大陰小防於未然恐
以致福未嘗不反覆而誦沉潛而思以為有天下國家
者不可不熟讀而切己體察也獨其論五陽之盛一陰
生而引陳完之奔齊為乚齊者已至漢宣帝時匈奴來
朝而王政君已在太子宮唐太宗即位而武氏已生於
前二年宋藝祖二年女眞來貢而宣和之禍乃作於女
眞以為易者極深研幾當勿用而知有亢履霜而知有

戰固亦戒將然凛消息之義耶而未免失之鑿矣夫為
君者慮泰否之幾察盛衰之運朝乾夕惕持盈危明如
是而已耳必舉數世之前之事以為數世之後之兆或
轉疑於謬悠而不信則反懈其儆懼之心非此說有以
基之乎且五世八世之說出於左傳本屬浮誇使景公
聽晏嬰之諫簡公從御鞅之言平公拒田常之計宣公
奪襄子之權則陳氏終不能為齊侯也至於王元后武
則天之事皆因漢唐之帝不能自立亦人所共知者而

女眞入貢於藝祖更去侵宋一百數十年使徽宗不用奸亂政及遣馬政通使而復背盟金人又安能如之何哉益禍福互倚伏治亂相循環為人君者不可不懔然悟而變然懼若如應麟所云智者必鄙而謂誕愚者將忽而不省等而上之堯舉舜舜舉禹之時謂之為失天下之機可乎雖然當天下極盛之時而為思患預防之想亦為君者所當知也豈可以小疵而棄其大醇

讀禮記文王世子篇

文王世子記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引仲尼曰聞之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之鄭康成訓于讀爲迂迂猶廣也大也後之說經者多傅會之孔疏則以爲周公之益君於身優饒於德廣大而黄敏求陳祥道方慤則或以爲周公委曲其身以正其君或以爲迂身非直躬或以周公抗世子法爲致曲是皆不衷於理夫周公攝政時成王巳爲君成王不可撻故撻伯禽以警成王其理甚正而其道

甚直初非有迂曲遷就之私孔穎達疏申引廣大之釋委曲煩言以致經義反晦偶因檢永樂大典得陳懋賞集說云況止于其身以善其君乎比大人正已而物正之事語較直截夫于詮為於義固當矣而身字鮮尚未能親切因考古篆身作𦣻子作𢀈二字相似疑或當時傳寫之譌若作于其子以善其君則與周公所行適合而於理於文皆無弗合康成益未思及子字之誤為身字遂強附訓釋後儒亦從而為之詞使孔子之言周公

之事皆不得其正夫強解以誤後學不可乃因強解而誤孔子並以誤周公則尤不可是不容以不辨但經文沿誦日久無改正之理姑記余所見如是以俟後之考古者

讀王充論衡

向偶翻閱諸書見有王充論衡喜其識博而言辯頗具出俗之識其全書則未之覽也兹因校四庫全書始得其全卷而讀之乃知其為背經離道好奇立異之人而

欲以言傳者也夫欲以言傳者不衷於聖賢未有能傳者也孔孟為千古聖賢孟或可問而不可刺充則刺孟而且問孔矣此與明末李贄之邪說何異夫時命坎坷當悔其所以自致坎坷耳不宜怨天尤人誣及聖賢為激語以自表則已已犯非聖無法之誅即有韙其言者亦不過同其亂世惑民之流耳君子必不為也且其死僞篇以杜伯之鬼為無而言毒篇又以杜伯之鬼為有似此矛盾處不可屈指數予故闢而訶之讀論衡者

效其博辯取其軼材則可效其非聖滅道以為正人篤論則不可

御製文二集卷三十五

御製文二集卷三十六

雜著

讀左傳晉楚城濮之戰說

城濮之戰人皆知子玉之傲而憤以致敗晉臣之巧而和以致勝予則以為其過不在子玉而在楚子也夫戰國之大事也臣不聽君言冒徼幸以間執讒慝之口而君即從之一失也知其不可而少與之師以覩其敗二

失也馬且必秉其産乃以陳蔡屬之右師驚虎皮而先奔三失也有此三失即楚子以全軍臨師亦必致敗而况君臣之心先自致貳謀任其敗以實已言而棄西廣東宮及若敖之六卒與敵而弗惜是非以怨一臣而波及自喪其衆軍士之命乎且明知晉侯備嘗險阻天之所置允當應歸矣何不令子玉全師而旋雖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亦視其得失之大小何如耳未有明知其失顧以強臣一言而怒姑由其戰置國勢之興衰人命

之存亡於不計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豈理也哉予故曰其過不在子玉而在楚子也

讀高啟威愛論

高啟著鳧藻集首章即威愛論讀之卒篇歎其知一而未知其二也夫兵者非常用之事以仲康之賢討羲和之亂承命者猶恐其威之不立而功之不成啟所云好生惡死人之至情有威則怯者勇無威則勇者怯其言皆是也至謂使國君而知此則國可以治天子而知此

天下可得而理則失之甚矣夫治國平天下非若用兵

偶行之事也御衆以寛寛則得衆猶恐吾仁之不能廣

被焉孰謂徒作其威使下無所容而可以治國平天下

哉且自古亡國者多矣失之威者其亡速失之寛者其

亡緩致亡雖同然緩速之閒斯有别矣吾非謂當失之

寛蓋闢啟謂宜威克之言示有君人之責者當體天心

仁民愛物雖辟以止辟仍存哀矜惻怛得情勿喜之意

非不用威而不可徒恃其威威者猛之類愛者寛之施

寛以濟猛威愛並行或者其庶幾乎余故謂啟知其一而未知其二讀其論者不可不察也

讀宋仁宗本紀賛

宋史賛仁宗曰吏治若媮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斯言也人皆以為韙而余獨以為非其亦有說乎夫吏治媮惰則胥役生心而小民陰受其害刑法縱弛則奸猾肆志而良善弗得安居葢不如吏治弗媮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不縱弛

而決獄多平允之士是為寬嚴得中上下均受其福雖然致此豈易得哉此吾所以業業兢兢而不遑寧處者也

讀史記儒林傳

司馬遷曰周室衰而關雎作王應麟撰玉海因引揚子周康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習治則傷始亂謂齊魯韓三家以為康王政衰之詩又引揚賜傳云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夫康王晏起不見於

經書是誤用宣王之事實之也齊魯韓三家之詩雖先出於史記然總出於夫子之後信三家不如信夫子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誠王化之始豈有衰世之譏哉司馬遷所云蓋指孔子傷周室衰微王道不行故即繼之曰論次詩書修起禮樂云云關雎作者周南之首章即刪詩之義目且如稱堯典可以賅全書則稱關雎亦可以該全詩而於康王始衰乎何有況舉守成之善者必曰周有成康亦不見其有荒政也朱子為詩

傳直以爲文王后妃時所作葢本毛萇之義可謂具有卓識而未言三家之失於傳訛茲故申而論之

讀宋史河渠志

予既問之往祭河源之侍衛阿彌達明悉河源在星宿海之西亦既系之詩而按以語矣因取宋史河渠志覯之宋史元托克托等所修也以蒙古人言蒙古地名尚有蹖舛失真者則以蒙古人不深明漢文宜其音韻弗合名不正而言不順以致紀載失實也其所譯哈喇海

齊必勒呼蘭伊拉齊之類皆不合今蒙古語非不合也蒙古語猶是其音譯漢文則差也兹姑弗論獨所稱統昆侖之南折而東又云復繞昆侖之北自貴德西寧之後云云貴德即元之貴德州而今之河州之地也西寧則仍西寧此其閒焉有所謂昆侖者乎夫昆侖自在回部離此將萬里誰能移於此為河源細究其義葢修河渠志者或曾讀漢書武帝紀因牽強為之辭不知以訛傳訛益增人不信矣既又細閲康熈年閒拉錫所具圖

於貴德之西有三支河其名昆都倫乃恍然大悟昆都倫者蒙古語謂横也横即支河之謂此葢元時之舊名謂有三横河入於河而修書者不觧其故遂闌入回部之昆侖山以證漢武之事耳然蒙古謂山横者曰昆都倫或者張騫曽到回部之昆都倫以及蒲昌鹽澤謂為河源則是與予所云不約而同而要之究未明其入地伏流為星宿海上之河源也既觧其疑不可以不詳誌如是則陶淵明所謂不求甚觧者為可行乎為不可行

乎

讀熊廷弼傳

明之曉軍事者當以熊廷弼為巨擘讀其陛辭一疏幾欲落淚而以此盡忠為國之人首被刑典彼其自壞長城棄祖宗基業而不顧者尚得謂之有人心具天良者乎夫廷弼自田間名還日馳二百里待之何殷來之何速及入朝勅印不付亦弗前席引問若無事然是誠何心哉及姚宗文騰謗於朝劉國縉掣肘於外羣小黨伐

議論緐滋致志士扼腕無能為而明社因之以亡其誰之過歟夫天啟騃童受制宦豎固不足論若桒向高尚為忠厚老臣徒以庇其門生王化貞而亦有憾於熊廷弼吁師生門户之害人家國如此之甚豈不可畏哉且軍事豈迂濶庸流所當横議者横議已不可又加之以曲直不分門户是庇而其君復不辨其是非示之彰癉因循引長顛覆隨之此固

天厭有明抑以其季世之君有以自取也夫廷弼豈非

與我

祖宗開創時作難者然各為其君理應竭力盡心數百年論定之後予且嘉之而憐其屈死然則彼時之為彼君者謂曰無人心而喪天良亦非苛論而已矣

讀召誥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予讀召誥之篇求其一言以蔽之者莫若曰曷其奈何弗敬葢召公因成王始政拳拳致告蔡傳所謂究其歸以諴民為祈天之本而

又以敬德為誠民之本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則所謂奈何弗敬者非挈一篇之領要乎夫奈何者一唱三歎之意言有盡而義無窮奈何者更有不忍人之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則敬之施於外者也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然必敬勝而後能義勝則又敬之存乎内者也内外交養誠實無妄祈天永命其弗基於此乎兹因謁明陵而思及受命保命之要必當以奈何弗敬為棘且君者

天之子也

天者君之父也父之於子無不亟其愛子之於父當無不亟其敬然及其失父之愛一再失其敬者猶示以警以訓誨之至於訓誨而弗改則父亦弗愛之而已矣嗚呼可不懼乎可不敬乎歷代遥矣不可屈指數明之事則近可徵也如永樂之篡位大行誅戮應其亡也而天弗亡之正統之北狩應其亡也而天亦弗亡之正德之荒淫失德應其亡也而天尚弗亡之此非慈父之逭其

罪而仍有所顧惜乎必至萬歷怠政天啓童騃崇禎有猜忌之失無恢復之能而後亡之讀史而有受命保命之責者可不知懼知敬乎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人莫不讀名誥鮮能知要也茲舉其一言以蔽之者於謁明陵之日後之攬者亦可以絜矩知吾意矣

讀易繫辭上傳第五章書義

此章與中庸首章相表裏子思或有承乎是章之義乎蓋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即所謂天命

之謂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即所謂率性之謂道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即所謂修道之謂教也至於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應作一句而與應作去聲如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之與蓋所謂不居而已耳不居則不知不知則無為無為則無心設以上聲讀而貫下文是視天地與聖人有間然且有心矣夫大易一乾坤乾坤一陰陽陰陽一天地天地一易簡春生夏長天地之顯諸仁也秋收冬藏天

地之藏諸用也而天地實不居其功此即天地之無心也若夫聖人輔相左右是有心也有心則不能無為不能無為則不能不代天地同憂矣咨政之暇與諸皇子及數儒臣示及此並命各抒其見以論之皆以為不出所示故不復繁文闡論而直陳其義如此然予亦未肯遂信以為蹝爰簡筆書之以俟後之深於易者

讀韓愈對禹問

韓愈為對禹問所云堯舜之利民大禹之利民深亦既

理暢辭明足為千古定論矣其論孟子所謂與賢與子乃云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余以為愈於此亦不免有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者矣夫

天何言哉與賢與子何以命之是宜觀泰誓所云

天視自我民視

天聽自我民聽民之所與即

天之所與是以人君祈

天永命莫先於愛民得民心則為賢而與之失民心則

為否而奪之可不慎乎可不懼乎或曰三代以下率與子而不與賢是誠

天意乎是皆得民心而應與之者乎曰利民之大與深韓愈固言之詳矣茲不贅論三代以下其嬗代不一氏是非不與子而與賢乎雖其中亦有奸雄攘竊如曹操司馬懿之倫不可謂之賢然必其繼世之子之不可與者也若繼世之子上能繩其祖下能得其民

天必不以與他人也是語也人或不敢言而余因讀韓

文闡義為辭其意正重乎此有守器之責者可不熟讀是文而知慎知懼乎儲貳金鑑之書已成因命續錄於篇向所著讀公羊傳等六篇皆有繫於天命人心嫡庶賢否之要並著續錄焉

御製文二集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製文二集卷三十七至四十

編修臣錢樾覆勘

武英殿纂修侍講學士臣吳璥

御製文二集卷三十七

頌

恭祝

聖母皇太后八旬萬壽

鴻稱積慶頌謹序

臣聞思齊顯德徽乃播音繁祉介眉慶宜歌頌維

天保之福孔固以莫不增由嘉樂之佑自申必得

其壽綿萬萬而推軒紀於八八以暢伶箾列纂組

以成文効臺莱而稱祝恭惟

聖母崇慶慈宣康惠敦和裕壽純禧恭懿安祺皇太后

陛下承天資始斂福用敷俔摯纘莘儷姒任之毓粹

膴原正域本嫄簡之儲祥俾

壽而滅昭

德之致日星以為紀歲以為量惟曰至于萬年子孫其

逢吉

身其康彊推而放諸四海茲者苞符

介祉圖筴

衍褆並悠久于兩儀屆延洪之

八袠年符丕冒運際恙新月陽則庚兆大横日德則酉

占留熙駢彰

壽牒疊奉踸詞賦沿古詩之流

五旬俶啓頌集羣經之液

六甲環週洎乎

七十萬壽之年祥呈合璧爰有六十三章之作體演聯
珠爾乃吉祚大來熙臺共上屯豐濛汜晦服紈牛
早遠渥洼道通纁馬耕有餘者三九扇景濩甘藹
惟正者萬千綵租漕糈三依
綠鷁標水誌以恬瀾四奉
和鸞漲沙亹而犖軸接析津之星次海近添籌寫岱嶽
之真形山基積壽廣延銓士彙吉茅茹特榜興賢
作人棫樸槐街鄉祿越百歲以扶鳩棘院耆儒錫

乙科而鳴鹿門旌人瑞翁媼齊登書授民時羲和

增録凡皆寅循

慈訓九垓布大順之庥實惟申錫

景禱六幕蒸太和之氣況復

純嘏彌厚戩穀馨宜秉

莊敬以日强茂

養恬之時引

松齋留憩

顧凝性以加康蘭塞迴瞻喜
和神之益健
膝前子帝
蔭越六旬庭下孫曾支蕃五世負黼扆而臻三紀萃寰
瀛以奉
一尊愛日方升
春暉久煦每當嘉辰令節宴侍
顏和荷承

温語之有加
謂可禮文之從簡言不稱老敢紓鞠䠀之虔命滋益恭
彌載
恩勤之德且夫高堂華髮競羨萱榮前席綵衣艷稱萊
戲適大年之眂食事美含飴羅問旦之兒孫人夸
點領此在一門有喜便成家慶之圖矧乃六合同
春罕覯史書所紀予小子並受其
福故能以孝事

親我

聖母長發其祥是謂承

天之祐慶逢祝

嘏忻展呼

嵩敞都福之庭

璇宮責采崇歸善之典

琛冊肇尊寶甕八鴻春盈瑞露金函四果

壽普慈雲擎壤聽歌斠衢稱斝筐篚備陳庭之實絲綸

宣

錫類之恩嘉予九有臣民共茲大慶外逮四裔君長莫不来同盛禮咸昭上儀具舉躋一世於仁壽無疆惟庥合萬國之歡心有秩斯祐臣愉殷酌斗忭溢

循陔十六字義繹

鴻稱億萬年詞申燕喜結纒綿之至性緒倍抽絲迓曼

羡之

貞齡繡徵添線鸞璈八疊王母歌

介壽之章雲錦七襄天孫獻

長生之籙兆綏

洪算載晉長言作頌曰

昊穹凝命誕畀我大清累洽重熙率俾紘瀛厚載光大

至哉

坤元登虹附樞亶毓祥源肆台小子依

暉即阼尊以

聖母養以天下叶樹

德孔峻納祿式固覔乎煒而三五靡並

萬福來崇

一人有慶右崇
慶第一章

維

聖母之慈以篤藐躬鞠育顧復自我童蒙六十年于兹

與日俱長叶尚迪

懿訓聿臻大同夙興

瓊闈其昌敢不宵衣吩甘

頤席其曷敢不旰食叶豊哉負扆惟日孜孜佐

歡適

豫顒副

翼貽宣昭中外維

聖母之慈右慈宣第一章

鴻化奕奕

德音洋洋亦既康止匪居匪康掖

輦行慶以巡四方壽相臺懷天中嵩洛齊魯東奄吳越

南宅叶陪京甸服及河喬嶽

惠綏萬民慶賞乃作

睿顧以懌而康而安

湛恩既申祝頌闐歡右康惠第三章

安土敦仁坤輿廣生理大物博蕃廡盈寧秋弛輸秸夏

貸税畒藏富在民財可以阜數逾千萬

推澤敦厚朝陽翽羽中沚菁莪有孝有德式舞且歌以

和名和和乃大和會調幕登臺兆民永頼右敦和第四章

郅福垂裕乃以民寧長之養之嵁嵁羣生遊於
化宇皇之人多壽其爾有位國之耆耉或祿成均或績
贖書或偕期頣綽禊表閭三元甲子循環遞嬗維臣庶
介
釐維
聖母錫羡合萬萬人奉萬萬算右裕壽第五章
猗歟
純禧同天所壽昔定武功粵晉

大號久底敉寧文同五譯馬貢龍騋雁臣玉帛戊巳告
豐畂田宅宅一尉一候誕受方國維
德之純膺
禧單厚遠至二萬里奔走恐後自痕都以東咸徠獻
壽右純禧第六章
周銘有言惟恭則壽昭哉
聖母厳柔是篤叶課晴問雨
心勤占農率作蠶事分繭稱絲效功

暢春祁幄

壽康莘宮

端居愼動示㮣表沖恪秉

淵懿克勤克儉彼哉明德徒飾衣綀彤史書型莫窮紀

右恭

撰懿第七章

全德胥彰

顯名丕揚茀祿多益

慶辰迎長儀備禮洽彝典何加搢

冊

東朝隆以茗華

令善高厚莫贊一詞吉語臚實上祝

安祺其

安維何如彼南山其

祺維何福海大環引申繼續京垓

紀年右安

祺第八章

慈寧宮頌

懿懿
慈寧乾清宮右歷代敦崇以奉
文母昔實單檐今易重構叶申無方
養祝無疆
壽三大朝禮率羣辟公觀瞻斯協慶忭攸同熊熊丸丸
實實隆隆左平右墄納陛惟中歲在重光月惟陽復
八袠爰開
萬年永卜五世曽元一堂雍肅冐其有極介祉景福

五福頌有序

寧壽宮後曰景福宮我

皇祖奉

孝惠皇太后所居也余既豫葺寧壽宮為歸政後燕憩之所而景福宮則仿建福宮中静怡軒之制鼎新之軒有屏嘗撰五事箴揭之以代銘座斯宮義取頤養實惟五福為宜夫五福世所艷稱顧昔人無闡之者爰頌而列諸黼扆第考洪範五福傳疏或

分詮或遮釋無所專主余以為壽富康寧及考終命皆受之於天而好德則修之於人玩五皇極之辭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與此互相發明中庸言位禄名壽必推本於大德足為五福主德之證而正蒙所云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尤深切而著明余故於攸好德之頌詳暢厥旨然帝王之福乃天下之公而非一身一家之私其徵自與常人異誠如所期信為備福余益惟敬修德以迓

天麻而弗敢期其必

箕疇凡九極建惟五斂時五福其目未譜於九詳焉壽

為初祜華封所作麥邱所語唐堯則辭齊景則喜叶聖弗

聖分於斯可覩景福之宮肇我

皇祖竹苞松茂以養

聖母叶歲久重葺倦勤擬居叶作此屏扆五當其數叶

衍繹範言頌是曼壽叶詩引昌黎敢怠永久叶即用韓句

右壽

國君大夫問富答殊有天下者奚問答諸旣艱問答其富若無然亦有焉乃在民乎

宣尼正對萬世帝模省力薄賦猶可勉圖時若雨暘屢豐難期叶是用危懼敢詡尊居又若求材常若不足叶艱致者多詎曰金珠蒐裘豫營勒此屏辭叶設誠符望肩卸心娱

右富

皇清開國承運奉

天宅中建極敷錫八埏兹百餘載將萬斯綿
三聖繼承謨烈丕宣藐予小子佛時仔肩治圖康寧夕
惕朝乾愛民祈歲察吏求賢雖有梗化弗致蔓延九州
安内萬里拓邊幸未隕越敢為衋言八旬有五擬兹引
年敬之一字用作心傳

右康寧

福何由生端在乎德德復在好人我胥棘顧名思義行
道有得然殊吉凶原道言憶吉則徵善凶必召慝應好

其善樂乃無射五福之四賅彼四則皇極敷錫無好必
斥作汝用咎祿賢是篤叶五九相應訓君尤亟勵以多
年子云敬式垂老弗諼斳告方来叶
右攸好德
踐阼之初炷香告
天設蒙
洪庥歷六十年便當歸政以授後人豈圖逸豫有顧於
中叶於穆

皇祖幼齡居尊六十一載化被海壖小子廿五繼體乘

乾敢同

祖歷耆耋况臻新兹景福爰待即閒存吾順事横渠銘

馬九疇所云五福兾全然未敢必敬俟

天恩

右考終命

刻絲三星圖頌

箕疇五福居一斯壽富即禄也繼而為偶曰壽曰禄資

福以受必有司馬麗天拱斗旭日和風松蒼花茂叶境

乎仙乎神霄攜手相好天福垂覼佩玖司祿抱子朏然

慈母六星惟壽如現於酉嶽嶽彬彬紫垣三友錫祉延

齡佑我九月於萬億年視此絲絡